

在写作的道路上,我一直告诫自己参加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,比赛看的是最终成绩,而不是在赛道上的一时表现,就像竞赛过程中的运动员,我会不时地利用各种措施给自己降温,确保自己的身体,尤其是脑子不能过热,当然,我不仅要考虑身体,还得照顾自己的灵魂,要确保灵魂赶得上身体的速度。这是我常用的第二种方法。

我不属于爆发型的运动员,我知道自己擅长的就是持之以恒的耐力,我希望展现的不是奇巧之技,而是笑到最后的成果。

一时写得太多太快,就有灵魂追不上身体的感觉。慢慢来吧。台湾作家林清玄说,写作是可以坚持到死的事业,他非常应命,上午在写作,下午就死了,死得那么的从容和安详,对于作家来说,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。

今年在写作上,我给自己还是树立了几个小目标。虽然不再催促自己,可我的内心还是不时地出现焦虑,总怕因为自己的散漫,而最终一事无成。这么想了,心里也就开始激荡起来,尤其受到周围的影响,一时变难以自持。

我还是得不断提醒自己,在漫长的赛道上,真的是可以再从容一些,惟如此,才会更加坚定和自信。

快,哥哥的身体就靠到了姐夫身上,接着就是软的快瘫倒在地,姐夫立即将软软的哥哥背起来,弓着腰往前跑。也许是路程太远了,姐夫力气也消耗殆尽,我跟在后面几乎什么都做不了,哥哥的脚在地上拖着,姐夫依然弓着腰往前冲,根本不敢停歇。

当姐夫背着哥哥到达医院的时候,哥哥已经完全没有意识,像死了一样。我吓得一个劲地哭,只看到姐夫上下楼地忙乎,一会儿缴费,一会儿联系医生。间隙的时候,姐夫叮嘱我趁着天未黑,赶紧回到棚子里,因为那里还有鸡鸭需要照料。

“桌子上脸盆里还有剩的几根六谷锤,饿了就吃它。”姐夫还没忘记叮嘱我一声。

姐夫没回来之前,我再也沒有吃东东西,想着哥哥难受的样子,我实在没有胃口。三天后,哥哥出院了,母亲让我跟姐夫一起回家,她也担心我一个人在湖心里会不安全。

此后好多年,我都没有吃玉米棒子,我总忘不了那年的情景。后来我问哥哥,他是否还喜欢吃玉米棒子,他说,那是饥荒年代的不得已,现在有优质的白米饭,谁还喜欢吃那生硬且不易消化的玉米棒呢,“六谷子”真的吃伤了。

偶尔遇到幼时的玩伴,他们都说说偶尔地还想买点玉米粉回家弄糊糊吃,他们也许想吃的不是那个味,而是那些时刻在骨子里的记忆,玉米中的烟火气太多了,一辈子都会反刍出那个味道。

副刊

作过程。让我比较兴奋的是,期间有多篇文字的阅读量破万了,以前也有过,但是如此集中和数量之多,还是第一次,仿佛我找到了文字阅读破万的密码。

像我们这样淹没在公众号平台里的微末作家,阅读量破万那是什么概念呢,这不仅需要一个鲜活的话题,且还要有切中读者需求的内容,因为得到众人的评论和转发,这都是基本的要素,说明我达到了。当然,平台也可能以“马太效应”来养护我们这样始终默默坚持文学理想的作家。

坐在火炉边,要么是跟着炉子一起火热,要么就被炉子无情地烤着。第一种方法试过了,暂时非常好使。可我没想到的是,身边不仅只有一只炉子,我必须不停地呵护着自己的温度,稍微停歇,就感觉闷热得透不过气来。

的生活了。

当天开始撒黑的时候,我知道湖心里不好住人了。不说那经久不息的青蛙呱噪声,还有湖心里特有的湿润空气,最难耐的还是那可以吃人的蚊子,手中的蒲扇稍微停顿一下,身上就会出现几个大包,晚上睡觉时把手放在蚊帐边,早晨起来,手上被咬了一排包。

生活上的艰辛,很容易适应。慢慢地还觉得生活有滋有味的,第二天,姐夫和哥哥从地里回来,手里还用杨树条串了几条鱼,鱼是他们回来时在河沟里捉的,我们喝到了鱼鲜。他们后背的喷雾器桶里依然放着十几只新掰的玉米棒。

我认真地看哥哥吃玉米棒的样子,感觉他不是在我们抢吃,因为,玉米棒子足够我们三个人吃的,每晚几乎都有剩余。可他还是那么快地刮着玉米粒,并囫圇地吞着。

在哥哥吃玉米之前,我还是有点隐隐的担忧,他也是为了省事,每次都直接将玉米棒扔在喷雾器的桶里,尽管此时的喷雾器里没有药水,可感觉还是有点不合适。

晚上照例在晚饭后洗完澡,哥哥的脸色煞白,很快他就说肠胃不适,有呕吐的感觉。姐夫好像也察觉到点什么,他拿出镜子让哥哥照一下,这时候,哥哥的脸色有点发青了。姐夫二话不说,催促哥哥赶紧去镇上医院。

刚出门的时候,姐夫搀扶着哥哥走,很

后,陈树屏立即将他处以极刑,平息了谣言。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正月陈树屏卸任江夏县事,赴日本考察政教新制,当时的日本正在普及全民教育,建起了先进的教育网络,形成了科教兴国的势头,这给了陈树屏巨大的震撼,这使他坚定了回国后兴办教育的打算。十月回国后,调蕲州知州。一年之内陈树屏先后创办了师范学堂、实业学堂、高等小学堂各1所,模范初等小学堂5所,高等女子小学堂3所,初等小学堂60所。同时,他非常重视女子教育,下乡访贤,选用有才学的妇女吴文芳、陈静琴为学堂堂长,女童的朗朗读书声震撼了古城蕲州的沉闷,后来吴文芳在她的《八十寿》诗中写道:“北门女塾启先声,九十赍叙列队迎。溷博虚名称女范,修金愧领望江陈。”蕲州廪生何九香赋有《望江亭怀前守陈介庵》诗云:“欢颜广厦天下士,遗爱成都八百桑。岁岁望江亭上望,人心东去比江长。”可见,陈树

屏办学力度之大,在当时实为罕见。

因陈树屏办学有功,于是官升一级,光绪三十二年八月,他被任命为武昌知府。

陈树屏晚年在上海襄办慈善事业,民国二十二年,在上海寓所去世,按照他本人的意愿,他的灵柩于民国18年被运回望江,葬于他的出生地太阳山下,墓碑上书:清封中议大夫陈公戒安老太人墓。

“把霓虹塑造成辨甲”
草虫在人们的对话声中起舞
此刻,晚霞褪尽绚丽
也难以遏制夜色升腾的悲悯
她们似乎在说,月光下的城
终是一些人梦萦千百遍的念

一些璀璨,在烟火中遇见
或此立于天际。梨花未曾落尽
用静谧的爱埋藏内心的完整
风在细碎的风里结籽、结茧
荒草碑文:目光缓缓折回之初
我们被生活叙述
然后又虔诚地刻记着光阴

水面依旧松弛。蜿蜒的此生过往
曾逢狂潮怒号与浪花的清冽
只有“死掉的鱼才顺流而下”
河畔打坐的男子挺立着上体
一个人痛饮的沧桑足够辽阔
烟雨江南萋萋的梦魇

经文深处的马蹄声沸腾如故
向隅而泣。尘埃陨落又重扬
跌宕的节拍隐没于厚重的典籍
伊如落日恪守的巨大缄默……

驰行亦是寥落。寂然驻足
在内心构筑一座无形的塔
服从良知里的秩序
或写意低处的微光

爱与恨交织着桎梏
且以诗文释放一个个囚徒
无处嘹亮的暮歌
随向晚的枯枝缓缓坠落
安谧于时间里的松弛
“对与错显然都是伪命题”
竖忍即洞悉沉默的巨大魅力
缘木求鱼,犹仿如此脆弱
却胜过虚设的蹙眉

副刊

无为消耗的大好时光,殊不知,在懊悔的过程中,又有新的大好时光从身边悄悄溜走。

明明知道有些人在混淆视听,可自己的思路还是经不住他们的蛊惑,以至于,开始对自己提出更多要求。换个角度想想,别人与我何干呢?可一直坐在滚烫的炉边,说感受不到炉子的热好像也不现实。

不受热的困扰,大概有两种方法:一是保持与周围同样的热度,没有温差的时候,自然就感受不到热,二是保持内心的凉爽,老古话说,心静自然凉。

今年在写作上我还是比较满意自己的成绩,写了好多篇自己比较喜欢的文字,虽然这些文字的点击率不是很好,但是,能写出自己的风格和个性,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,我很享受这样的写

至的湖心,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,也许是没人愿意耕种,所以,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了一块地。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,每年春上天,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,中间安排几次人去锄草、施肥,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蛮生长着。

我们家承包了队里的地,夏季是作物生长的旺季。那地方,其实根本不用看,因为,鬼都不上门。暑期刚开始,我便跟着姐夫去了那块地头。

我们先是在码头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,到了杨湾镇,然后从镇上走到湖心,差不多一个多小时,我们才到达坝上的草棚里。坝上并排有3-4间草棚,一间是我们家的,还有几间是隔壁生产队的,他们的棚子平时没有人,偶尔有人去的时候,那是临时落脚点。

暑期正是玉米、黄豆成熟的季节。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,姐夫很快就弄了一锅玉米棒子,晚上玉米棒子照日,不过比中午多了一份炒青豆的菜。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。饭后,直接下到坝脚的河里游泳,当时,觉得那是人间最美

的时节,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,也许是没人愿意耕种,所以,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了一块地。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,每年春上天,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,中间安排几次人去锄草、施肥,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蛮生长着。

我们家承包了队里的地,夏季是作物生长的旺季。那地方,其实根本不用看,因为,鬼都不上门。暑期刚开始,我便跟着姐夫去了那块地头。

我们先是在码头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,到了杨湾镇,然后从镇上走到湖心,差不多一个多小时,我们才到达坝上的草棚里。

坝上并排有3-4间草棚,一间是我们家的,还有几间是隔壁生产队的,他们的棚子平时没有人,偶尔有人去的时候,那是临时落脚点。

暑期正是玉米、黄豆成熟的季节。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,姐夫很快就弄了一锅玉米棒子,晚上玉米棒子照日,不过比中午多了一份炒青豆的菜。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。饭后,直接下到坝脚的河里游泳,当时,觉得那是人间最美

的时节,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,也许是没人愿意耕种,所以,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了一块地。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,每年春上天,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,中间安排几次人去锄草、施肥,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蛮生长着。

我们家承包了队里的地,夏季是作物生长的旺季。那地方,其实根本不用看,因为,鬼都不上门。暑期刚开始,我便跟着姐夫去了那块地头。

副刊

个情节:哈罗德五岁的儿子在海边玩耍时,不慎掉入海里,眼看孩子就要被淹死了,哈罗德冲过去救孩子,没想到,他半途上突然停下来系鞋带。这明显是一个违背常情的举动,也是小说精彩的地方。

哈罗德之所以停止,那是因为他内心起了变化,他害怕自己努力冲过去之后,假如救不了孩子,其内心的自责应该远远重于现在的行动。不知道是否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过哈罗德的行为。我是理解并体会到了。好在,哈罗德的儿子最后被人救起,不然,哈罗德自己估计一辈子原谅不了自己。

小说终归是小说,人的心理有时候非常奇怪,看似不合情理的行为,可心理上经常会出现奇怪的反应。比如我常常会因为懊悔过去碌碌

至的湖心,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,也许是没人愿意耕种,所以,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了一块地。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,每年春上天,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,中间安排几次人去锄草、施肥,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蛮生长着。

我们家承包了队里的地,夏季是作物生长的旺季。那地方,其实根本不用看,因为,鬼都不上门。暑期刚开始,我便跟着姐夫去了那块地头。

我们先是在码头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,到了杨湾镇,然后从镇上走到湖心,差不多一个多小时,我们才到达坝上的草棚里。

坝上并排有3-4间草棚,一间是我们家的,还有几间是隔壁生产队的,他们的棚子平时没有人,偶尔有人去的时候,那是临时落脚点。

暑期正是玉米、黄豆成熟的季节。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,姐夫很快就弄了一锅玉米棒子,晚上玉米棒子照日,不过比中午多了一份炒青豆的菜。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。饭后,直接下到坝脚的河里游泳,当时,觉得那是人间最美

的时节,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,也许是没人愿意耕种,所以,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了一块地。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,每年春上天,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,中间安排几次人去锄草、施肥,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蛮生长着。

副刊

“人生都是名利客,得失应时须坦然。”理是这么说的,可真的要做到坦然面对,确实很困难。

我生性为悲观主义者,假如不能及时得到,或者得到后难以持久,那我宁愿放弃,省得将来大喜之后的大悲而难以自拔。为此,我特别理解那些年少成名后,因为不甘长期寂寞,而采取极端行为的人。一直活在聚光灯下,哪还能再回到寂寥冷落之时。

既然选择了走最慢的赛道,就得忍受默默无闻。可谁也否认不了,即便最慢的道路上,也可能有开快车的,也随时都有各种成功者,但别人的,始终跟自己无关。

记得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后,接任他的是年届70岁的特朗普,有人写诗说,有人50岁已经圆满结束自己的人生旅程,可有的人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,是的,赢得特朗普的是快80岁的拜登,人生的高光时刻瞬间跟年龄段已经失去了关联。

以前说过工作与生活关系的论述,有人凭此界定我为“小资”,假如有小资的本钱,我真的希望自己“小资”一把。慢悠悠地过着自己的节奏,看庭前花开花落,看天上云卷云舒,心里何尝不会凭空多一份自在呢。

很多道理想起来容易,但是,要自己去实践就难了。记得小说《一个人的朝圣》里有这么一

爱夏天的一个重要理由,就是,市场上有源源不断的玉米棒子供应。

不可否认,北方的玉米不仅口感好,吃后明显感觉身体都好了。每年夏天,差不多玉米都是我们的当家口粮。

其实,我喜欢吃玉米,还是因为前女友的喜好,她一直钟爱东北的那种大粒的甜糯玉米,这是黑土地给东北人的馈赠。以前就觉得玉米棒子好吃,但是,南方的棒子确实不如东北的养人。

在没来北方之前,我甚至都发誓,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玉米了。先前在饭桌上,有人点玉米汁,我都觉得可笑,那就是玉米糊糊加了糖,有什么好吃的呢。

要知道,我们曾经被玉米糊糊给吃伤了。每年秋天已过,家家户户一天三顿,差不多都是玉米糊糊,即便中午煮点米饭,还得往米饭里添加玉米糝充数,因为,粮食不够吃。

玉米消耗量极大,每家每户每天早晚都会传来磨子声,一日不磨,一日就没有口粮。玉米糊糊一直要吃到来年的春末,等国家下达的指标粮到手,才开始大米的日子。

小时候不讲究,也许讲究不了那么多。每个孩子的胸前差不多都会残存玉米糊糊的遗迹,时间久了,前襟都有一层玉米壳子。以至于洗衣服之前,先要用手干搓,不然糊糊一泡水就黏的洗不尽。

至的湖心,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,也许是没人愿意耕种,所以,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了一块地。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,每年春上天,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,中间安排几次人去锄草、施肥,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蛮生长着。

我们家承包了队里的地,夏季是作物生长的旺季。那地方,其实根本不用看,因为,鬼都不上门。暑期刚开始,我便跟着姐夫去了那块地头。

我们先是在码头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,到了杨湾镇,然后从镇上走到湖心,差不多一个多小时,我们才到达坝上的草棚里。

坝上并排有3-4间草棚,一间是我们家的,还有几间是隔壁生产队的,他们的棚子平时没有人,偶尔有人去的时候,那是临时落脚点。

暑期正是玉米、黄豆成熟的季节。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,姐夫很快就弄了一锅玉米棒子,晚上玉米棒子照日,不过比中午多了一份炒青豆的菜。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。饭后,直接下到坝脚的河里游泳,当时,觉得那是人间最美

的时节,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,也许是没人愿意耕种,所以,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了一块地。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,每年春上天,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,中间安排几次人去锄草、施肥,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蛮生长着。

我们家承包了队里的地,夏季是作物生长的旺季。那地方,其实根本不用看,因为,鬼都不上门。暑期刚开始,我便跟着姐夫去了那块地头。

人文·望江（三章）

●章婷婷

铁面谏官——王瑞

王瑞,生于1438年,字良璧,望江鸦滩镇连塘城村人。明宪宗成化五年(1469)中进士后,授任史料给事中。

王瑞素以正色立朝,直言敢谏。成化八年(1472),在文华殿上,向宪宗面奏朝中“内宠滋甚”,辞气鲠直,宪宗恼怒,同僚都为他战栗,而他却毫无惧色,从容陈述内宠的危害。

成化十五年,王瑞上疏建议各地官员上朝进表汇报地方利弊,宪宗采纳了,这时湖广、江西等处按察使以地方受灾盗起为由,请求免他们进京朝觐。王瑞又立即上疏指出:“朝廷命官初意,惟欲其安养生民,抚绥地方;今民饥盗起,皆各官不职所致,正当罪以示警,顾乃为之请留”。宪宗看了奏疏,便命吏部驳回了湖广、江西按察使的请求。

在明代,买卖官职的风气很甚。由于纳粟就可以做官,以致官场上出现了许多丑怪现状:“文职有未识一丁,武阶亦未挟一矢。白徒骤贵,闲岁频迁。”“一日而数十人得官,一署而数百人寄俸。”成化十九年冬,王瑞带领同僚上朝奏疏,历数官场弊端,宪宗见后颇受感动,三日后贬了李夜舟、凌中等4人职,罢黄濂、钱通等9人官。

明代太监专权,设立“东厂”,专事监视官员和镇压人民。成化二十年,太监尚铭被罢斥,逐出了东厂,臣民大悦。

但尚铭的党羽李荣、萧敬仍然留用,众官都不敢言,唯独王瑞上疏奏劾,有人为他担心,劝他言语尽量婉和一点,王瑞说:“如果有利于国家,即使遭来祸患,我也在所不惜!”他在疏中列举李、萧与尚铭、汪直的私党关系,揭露他们在地方上横行作恶、敲榨勒索的罪行,申述留用坏人的危害。可宪宗不但采纳这篇奏疏,反而讨厌这位直言的老谏官,不久就把王瑞调离京都,出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。